

长篇小说 宋女/著

# 红颜绿梦

*Hong Yan Lu Meng*



華夏出版社

长篇言情小说

# 红 颜 绿 梦

宋 女 著

华夏出版社

长篇小说 宋女/著

# 红颜绿梦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颜绿梦/宋女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8  
ISBN 7-5080-1357-3

I. 红…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49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25 印张 304 千字 2 插页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 20.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相爱过的人们

*Hong Yan Lu Meng*



## 内容提要

这里讲的是关于漂亮的女人与漂亮的男人的恋爱故事。

有着“黑牡丹”之称的大学讲师心菊的私生女心素长成了一个有着惊人美貌的甜心女子。十八岁芳龄的心素孤身一人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执意要在那里找回她因高考落榜而失落的梦幻，也执意要在那里找回她少年时代的小恋人黑星。

心素找到了的那一片美丽的海滩，但是海滩边上的小木屋已不复存在，这里变成了海滨城市的度假村。在这片五彩缤纷的海滩上，一个异常英俊潇洒的美男子抱着一瓶酒，醉醺醺地追赶着心素。女孩在情急中敲开了大海边上的那幢神秘的望海竹楼，于是也就敲开了一个十八岁青春女子的贞洁防线。

少女的内心世界划出了一道生命的彩虹，在尝到了两性的欢情后也就由一个少女的花季滑入妇人的轨道。然而仙境的背后是串串滴滴的泪水，原来强奸她的那个美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惨遭八个越南寡妇轮奸的青年画家。心素要寻找的少年时代的小恋人黑星。一个耐人寻味九曲十八弯复杂的俊男倩女的故事展开了……

人生的情爱犹如浩浩之大海，你站在海的这一边，你划着一只搏击海浪的小舟，遥遥地要驶向海的彼岸。多少燃烧着情爱炽火的男女说，我要到彼岸去！我要到彼岸去——去摘取那理想中的红玫瑰。可是，当你唱着欢歌，也含着泪水要划向彼岸时，你已经被大海中的某一朵浪花迷惑住了，你身不由己地坠了进去，结果，你彼岸的梦也只是梦。情海浩浩，有多少人能到达爱之彼岸？

人生坠入漩涡的境界，也许有时不在于你战胜不了别人，而是你没有力量战胜你自己。

人性啊！自从盘古开天地，谁又能说得清呢？

——作者题记

## 引 子

每当阳春三月，在山岗上，在溪水边，在楼台四周，在庭院之内，遍地可见粉红、白色、深红色的桃花。在绵绵的春雨中，你注视着这一枝枝盛开的桃花，用手轻轻地抚摸，它的枝干——一丛一簇的花儿泛着幽香，娇柔似火的花瓣轻轻地在春雨中颤抖着，令人爱怜，恰似含情脉脉的红颜少女羞红的脸庞……她是那么的清纯，又是那样的绮丽。她享受着风雨的爱抚在娇娇羞羞地开放着，或一两朵，或三五朵挤在一起，压满枝头。远远望去，漫山遍野，一团团，一簇簇，像夕阳染红的晚霞，像燃烧的火焰，十分拥挤，十分热闹，十分耀眼。

桃花又常常和柳树相间配植，“桃之夭夭，柳之依依”，桃红柳绿，楚楚动人。

桃是圣果（爱情的奴隶）：

传说伊扎纳笛到生命的黄泉去接他的恋人伊扎纳姆的时候，遭到了八柱雷神和群妖的追击。伊扎纳笛就向他们扔投野葡萄等果子，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他将桃子向他们扔去，结果刹那间鬼怪们烟消云散了。

因为桃有仙气，能降妖。

在有关桃的俳句中，把桃的曲线轮廓比喻为倩女们的动人身段，说桃是女孩子的宠物。

传说桃的种子在弥生时代的遗址中就有发现，可见桃在日本有多深远的历史。

桃花的同命花是什么呢？

垂柳（象征爱的悲哀）：

传说在很久以前，某深山峡谷里有两棵垂柳树，人称“夫妇柳”。一天，其中一棵柳树倒地了，邻村的十六个樵夫前来砍伐。



柳树砍完了。一个樵夫突然“咚”的一声倒地死了，其余的樵夫还没有明白是什么事也一个个感到心胸搅痛难忍。他们挣扎着来到一间小茅屋里，刚躺下准备休息，一个美丽的女子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那女子一边痴笑着一边从横躺着的樵夫头上一跨而过，不一会儿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樵夫们一个个口吐鲜血，精神错乱，在一阵嚎叫声中悲惨地死去。

村民说这是“夫妇柳”在作怪，还把峡谷叫做“十六人谷”。

本人花座：桃花。

我生于1969年3月15日。我既没有随父姓也没有随母姓，因此，我是一个没有姓的女孩。母亲只给我一个名字——心素。

1997年的春天，经历了一场爱情大劫难的我，登上了国际航班，向法国巴黎飞去……

我就这样伤心欲绝地离去了，在我以往的爱情里，美满的结局没有出现，在这个传说中，充满了恐惧、绝望，以及对自身境况的无能为力。

然而，往昔的爱情就像一只阴险的猫，它蹲在暗处，瞪大眼睛，当我一不留神的时候，它已经跳到我的面前来了——

秋天走进了 1987 年的夏天。

夏天是酷热的，人的心却是冰凉。

我在县城的重点中学里整整等待了两个礼拜，我一直在等！等！等！等……但终归我要彻彻底底地明白过来，我是不可能再被某所大学录取了。我以几分之差高考落选。

不知是谁说了，似乎大家都这样说，说我就是长了一副小仙人林黛玉似的脸，冷香的五官，十分的标致，眉际间的那颗小小的红痣，还给如画的脸庞添上一笔天然独特的韵味。我长手长脚地总穿着一身素：一身白色的裙子，一身白色的衣裤，后来开始学着穿一些略为流行的款式，也依然是一身白色。

我以前很爱笑，笑起来眼角向下一弯，清亮无邪，摔着一肩长头发。林百林老师有一次摸着我的长头发：“没见过一个人娇弱的模样像你那样使人爱怜。”长发我一直没剪，一年四季中，大部分的时间，我常常扎着两条柔柔黑黑的大辫子，一脸仍是茉莉花瓣不明不白地放着香。

我的家园梦水楼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上，村名叫水车田。刚从海滨市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在村里小河的上游边有一架古老的水车，它靠岸而筑，水哗哗地沿着水筒往上抽着，灌到水渠上，水渠一路地流着，去灌溉那些要用水的田垌。我的故乡水车田，与开放城市的海滨市同在一纬度上，所不同的是，海滨市紧靠浩浩荡荡的大海，而我的故乡水车田却是靠着一条清澈见底的江河。江水永远被淡蓝色的山水填充着，江水悠悠而富有绵绵的情怀，她轻盈着温柔着直抵那个叫做南方北戴河的海滨市。她的名字叫南流江。

南流江，自从我八岁那年从海滨市回到我外公古老的家园梦

水楼，我就知道她是一条充满了诱惑的江。沿着江边的石板路斜上去就是梦水楼。作为母亲的女儿外公的外孙女，梦水楼也成了我的家园。因为我似乎就没有父亲，我不知道我真正的故乡在哪里。

昨天晚上，我已经计划好了，我先要回到梦水楼去，去跟我的三舅和舅妈说一声，我不能再呆在梦水楼了。我要到海滨市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现代的大都市一定会欢迎让人赏心悦目的红颜女子。我可以先从最低层做起，然后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考不上大学，也不等于自我灭亡。如果我能控制好我自己，我一定会在这个开放的城市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然后，水到渠成，我再去找黑星……啊，黑星，他一定还在那个海滨城市的郊外那片海滩上的小木屋居住的。十年了，我们分别十年了，他该是一个十足的红颜帅哥了。

我沿着田野的小道向挺立在江河边的古老的梦水楼走去。我在田野与江河的线路中行走着，我不时听到江水在上游的水坝急速流动的喧哗声，我体验着一种新奇的感觉，似乎我是在一条空隙中前行。我看着江河中央耸立着几块巨大的黑色的石头，清澈的江水从巨石上撞击而过。再过一座水泥小拱桥，沿着江边的石板路斜上，往西沿江拐去，就在那片桃林里，靠江河的边上就建筑着那古老的梦水楼。已经一百多年了，岁月悠悠地过去，那座古老而典雅的青砖红瓦的高楼，一直伴随着清悠悠的南流江，高高地挺立于乡间人的视野里。

外公的祖辈于一百多年前建成的宅园即使到了今天，它也仍然称得上雍容大方，气度不凡。在我八岁的那一年，我从城市的那边回来（土地改革时，舅父说梦水楼被没收了。我刚从海滨市回来，那时我和三舅以及舅妈住在山脚下的一间小木屋里。梦水楼是我们水车田村的小学校。1981年，不知落实了什么样的政策，梦水楼才又归于我的舅父），我就常常站在大天井里向四面的楼台

仰望，朱红色的楼廊三层四叠，有一种幽深、干净、拒人千里的神秘感觉。

一步步地往前走，田野里劳作的乡亲，江河的石板上洗衣服和洗蔬菜以及到河里挑水的我水车田的乡亲，他们都愕然地望着我，没有谁开口跟我说话，因为我一路急急地低着头走，生怕有人看见我悲悲戚戚的脸庞。

我终于用一枚硕大的铜钥匙打开了那把挂在梦水楼的那两扇巨大的涂着黑色油漆，上面雕刻着一枝枝桃花的古色古香的大木板门上的铜锁。从天井的第一个楼梯口往上走，我的脚踏在坚硬的楼梯板上，发出很轻的声音。楼梯靠墙的东面有一扇小小的木门，一直没有谁告诉我为什么要那么古怪在楼梯口安上这么一扇小门。我只是常常猜想，外公的祖辈，肯定想在这里做些什么文章，那是一条幽深隐秘、机关暗伏的地下出口吧。我走上二楼，沿着环廊继续走上三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三楼我的房门的时候，一种异样的寂静孤独感便严严实实地包围了我。

在那张小小的古老的梳妆台上，那里压着一只小巧铜质的小铃铛……啊，小铃铛！我猛扑过去，我的心狂跳着。我一把抓起那只小铃铛，这就是我九岁那年丢失了的那只小铃铛啊！那小小的握柄，那小小喇叭形的口子，那一颗吊在小口子顶尖处的小铁石。啊！还有那小小木柄上刻着的“送心素”的字样……这就是我丢失了九年的小铃铛啊！我的黑星哥哥送给我的小铃铛。

我拿起铃铛，禁不住把它摇响：当——当——当——当……我摇着，禁不住热泪盈眶，我默默地哭了。

不知什么时候，也许是黄昏的时候吧，等我平静下来，我才发现梳妆台上放着一张纸条（大概是曾用小铃铛压着的），上面写着：

心素：我和你三舅去省城了，他最近整理成册了这些年所写的古典诗词《千里梦江集》，我陪他上省城送出版社去。

这个小铃铛是我前天在整理天井时在一块石板下发现的。把它还给你。这次不能再丢了啊！

考不上大学也不要太悲观！明年再考好吗？振作起来吧！宝贝！

舅妈：林雨晴

七月二十日上午九时

又及：你的爱狗阿红我们也带上了。用了一个小纸箱把它装在里面，当然纸箱上挖了一个洞。我想阿红会很乖的，上了省城不会在里面乱叫。是不是？宝贝？你那总也长不大的宝贝阿红，我们会很好地照顾它呢！

我在屋里乱跑着，又哭又笑，还跳着欢呼起来，拼命地摇着那只小小的铃铛，我摇着，拼命地摇着……高考落榜所造成的低落情绪一下消逝得无影无踪。我一边摇着那小铜铃，一边叫喊着：“我找到你啦！我找到你啦！你又回来啦！你又回来啦！啊！黑星！黑星！黑星……”

第二天，我从县城那里登上了去海滨市的客班车。

夏天在燃烧，我青春的梦幻也在燃烧。然而，我却不喜欢夏日，因为夏日变了态。夏日恶毒的热流像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大自然中的一切，把人类原是安祥的面孔，糟踏得面目全非——那是汗水肆意的结果。

我不是在夏日热流的催促下而是在情爱燃烧的催促下回到这座海滨城市的。

我走在热气腾腾有着浓浓林荫的马路上。知了无奈而肆意地趴在树上烦躁地叫着……

我记住了在这座开放的南国海滨城市里，我记住了那一个黄昏那一份酷热依然在疯狂地跳着它的迪斯科。

一辆一辆的单车。一辆一辆的旅游车。一辆一辆疯狂的摩托



车。苦夏逼得空间发疯人们发疯，郊外的那片美丽的海滩在诱惑着发疯的灵魂。

我也来了。不是因为夏日发疯而是因为我的情感在发疯。我来了，燃烧着一种朦胧而炽热的情感来了。我来了，寻找海滩边的小木屋来了。

那一天，我在海滩上整整游荡了一天。在空洞的孤寂中，我感觉我的灵魂也在游荡。我走累了，我饿极了。当我走不动的时候，夜的序幕放下了它黑色的面纱，而小木屋，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呢？

恐惧死亡故此恐惧大海的人们离开了黑糊糊的海浪离开了海滩散落在神秘的木麻黄树下。人类的爱欲就在那海滩那木麻黄树下拉开了序幕。然而，我那青春爱恋的序幕呢？我童年的伙伴，我的黑星在哪里？那海滩边上的小木屋在哪里？在哪里啊？

我看那朦朦胧胧的海，海面上的船帆海面上的渔灯显出了它孤独与惆怅的面目。我想我的心情我的面目也是如此。我紧紧地捏着那只小小的铃铛，时不时也把它摇动……我在心里千百万次地呼唤着黑星。我喊，黑星，黑星，你在哪里！我哭了。我深深地哭了，悲悲切切地哭了……当我哭累了的时候，当我不能再哭的时候，我呆呆地听着渔机的悲鸣和海浪的苦笑。然而，与我的悲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耳朵里同时灌下了海滩上那木麻黄树下传出来的爱的呓语与爱的呻吟。

我的心空一片死寂。

夜已经很深了。

海滩恢复了它应有的平静，木麻黄树下的那摇晃着的五彩睡网也不摇动了。

兴奋了一天疲惫了一天的恋人们已深深地进入了他们该进入的或不该进入的梦境。

不远处，我看到了一个男人抱着一瓶酒，一边往嘴里灌着一

边向我蹒跚走来。待走到我的眼前，我才发现那是一个具有艺术家气质而又异常英俊的男人。他有着宽宽的前额，高而笔挺的鼻子，波浪式柔软的头发向后翻卷，他的那双醉意朦胧的眼睛好大好亮。这个男人是谁？怎么有着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里见过？在哪里见过？我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与苦恼中。当我再度抬头看这个奇特的醉汉时，我发觉他也拿着研究似的目光在痴痴地望着我……我的心猛地抽紧了，我害怕他再这样“研究”下去，我发抖着走开了。

我远离人群，孤零零地靠着一棵木麻黄树坐着，我在那里神经兮兮地仰望着星空。

我又站起来，提着那只简便的行李袋，迈着疲惫的碎步，姗姗地向海边走去。

夜的海好神秘好澎湃好寂寞啊！

我就是这样在潮湿的海边走着。

海边，在那很遥远很遥远的日子，海边，成为我和黑星最爱去的地方。

第一次和黑星在海边的木麻黄树下扮家家，那一年，我七岁，黑星已经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十五岁的男孩了。黑星极认真地充当着“男人”，而我是那个背着个泥娃娃打打闹闹的他的“妻”。最后一次和黑星扮家家，黑星极认真地说，他长大了一定要让我跟他成“一家”。现在，我孤独地走在沙滩上，看着那月光下朦胧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整个心灵神志，都被冻结凝固了。那海浪的喧嚣，那海风的呼啸，对我都是静止的。而唯有时间、空间、思想、渴望，这一切的一切都汹涌起来了。

黑星，你在哪里呢？

独让海浪笑我狂痴？！

我疲惫地坐在海滩上。我把头埋进弓起的膝盖里，大滴大滴的泪水便埋进了沙滩。我流着泪就这样坐着，一任夜半的海风毫

不留情地吹袭着我，身上一阵阵地发冷。

突然，身后响起脚步声。蓦地我回过头去，一刹那间，我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但我很快镇定下来。我看到刚才那个怀抱一瓶酒的那个修长而异常英俊的男人已来到了我的跟前，他那么痴痴地看着我手中握着的那只小铃铛，他就那么痴痴地看着，眼里放出一种异样的光，并且向我这边移动了脚步……我“唰”的一下站了起来。他突然狂呼一声：“我的心肝呀！我的小天使呀！”便猛地向我扑了上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想不到他会这样，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他狠命地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地狂叫：“你是我的！你答应说是我的。我的女神啊！我爱你！懂吗？啊，那是我的……啊，你是我的小铃铛啊！”

“不！”我猛甩着他的手，而他的手却像铁钳一般钳紧了我的双手，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那个男人依然还在狂叫：“我的天使，你别走，别走！”他叫嚷着，眼睛却痴痴地看着我手上的那只小铃铛。

“我不是你的天使！”我大声地喊着。那个男人一听我的话，突然松开了手，又痴痴地望着我手上紧握的那只小铃铛。

我的身子在激烈地颤抖着，心跳得厉害。这个男人是谁啊？怎么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里见过呢？在梦里？还是在茫茫的人流里？是在今生见过？还是在前世已相遇？他是谁，他是谁？怎么就这样对我纠缠不清呢？怎么就这样痴迷我手中的那只小铃铛呢？

那男人的眼里似有一团燃烧的火，他嘴里在喃喃着什么，又作势要向我扑过来……

我弯腰提起行李袋，就在那个男人要扑上来时，我跑了，就像发了疯。我也不明白我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我跑啊！跑得飞快……那小小的铃铛在我飞快的脚步声中欢快地“当当”地叫

着……回头看，那个男人也在追我。

我一直向前跑，当我回头看不到那个男人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幢面向大海孤寂的竹楼。竹楼的建筑是别致而典雅的。竹楼正门的横匾上是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望海楼。

我再细看，看到竹楼的正面，一楼一扇挂着窗帘的凸肚窗里还亮着灯光，二楼有一个窗口也透出灯光，那里面隐隐约约传出一阵轻轻柔柔哀哀怨怨的钢琴声……

足足有那么两分钟，我发呆地站在这幢别致而典雅的竹楼前，就这么怔怔地望着那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我的心怦然狂跳，“啊！望海楼！啊！望海楼……”我在心里狂叫着，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

我是怎么了？在冥冥之中，有一种雾一样的感觉缭绕在我的心头。似乎已经有好多年了，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就是这么一幢别致而典雅的竹楼，在竹楼里，有一个异常英俊的新郎，他牵着新娘我的手，一步步走向那一间贴满我相片的洞房。

在冥冥之中，似乎也有有一种默契相约的缘，与我故乡的梦水楼遥相呼应，成为一体。这是怎样的一种天意的撮合啊！

我在这幢竹楼的面前发着呆，犹豫着是否该去敲那扇竹门。如果不求人相救，看来是逃不掉将要遇到厄运了。因为我又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我壮着胆子上前去敲那雕花的竹门，竹门“嘭嘭”响着，狗叫声从里面“汪汪”地传出。等待中我听到有人下楼的脚步声和狗起伏的叫喊。

竹门“吱”地一声开了，露出一张带着泪痕的脸，那脸白嫩白嫩的，而鼻子却有点塌，牙齿也许是长得长的缘故，以至红润的小嘴似是在渴求什么似地微微张着，她惊讶地瞪着一双稍向外凸出的大眼睛……

我在喘息着，心快要跳出胸膛了，我结结巴巴地说：“后面……